



□王明新

# 最后一课

这天古大夫好像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依然是雍容儒雅、和蔼可亲。早晨8点半，像往常一样，古大夫说，走，我们去查房吧。

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又说，今天请大家都把听诊器留下。我们两男三女5名实习生相互看了一眼，心里虽有疑惑，但谁也没做声，就把各自的听诊器放在了桌子上，跟着古大夫走出办公室。

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呢？我感到心跳有点加快。

不只是在这家医院，就是在全省，古大夫也是数一数二的心脏外科专家，首屈一指的权威。能在古大夫手下实习，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也是我们的福分。

查房时，根据不同的病人，询问病史，查看病情，向护士了解病人用药或用针后的变化……古大夫絮絮低语，没有半点马虎。5号病房2号床位是一位上了岁数的女患者，古大夫轻轻地对我们说，这位病人患有二尖瓣狭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你们可以听听她心脏跳动的声音，与正常的心

跳有什么不同。

这样说着，古大夫从白大褂的口袋里取出了一副听诊器，交给男实习生甲，甲戴上听诊器，把听诊头放在病人胸部，听了一会，毫不犹豫地说了，我听到了，声音好像……说着，甲好像感觉听诊器烫手似的，将它交给了男实习生乙。乙戴上听诊器听了一会，也肯定地说，我也听到了，杂音好大啊！乙的面部表情明显有点夸张，他说着把听诊器交给了女实习生丙。女实习生丙听了一会，迟疑地说，我也听到了，是有杂音，而且不小。然后听诊器就传到了女实习生丁手里，丁听了一会，马上说，听到了，我听到了……很快，这个“烫手”的听诊器就交到了我手里。

古大夫面无表情。气氛好像不对，四位同学一个个把脸绷得像刷了一层浆糊，像是紧张，又像在掩饰什么。掩饰什么呢？

我接过听诊器，把听诊头放在病人胸部。奇怪，什么声音也没有。我把听诊头在病人胸部移动了一下，让它准确无误地贴在心脏位置，可还是听不见声音。我又把听诊器的耳

塞住耳朵里按了按，但耳朵里仍然是一个无声的世界。我无奈地摘下听诊器，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我知道自己肯定脸红了。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古大夫，急忙低下了头，我说，老师，听不到，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瞟了一眼身边的四位同学，他们正紧张不安地看着我，我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也紧张不安起来。古大夫却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像是安慰我，说没关系，真的没有听到声音？你再仔细听听。我把耳塞重新塞进耳朵，按着听诊头的手轻轻用力，屏住呼吸，仔细听，一秒，两秒，三秒……时间却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依然什么也没听到。我摘下听诊器，十分不好意思地说，老师，还是听不到。说完，我觉得自己眼泪都快出来了，僵硬地站在那里，像一具木乃伊。

四位同学低着头，一言不发。空气像是凝固了。

好在这时候古大夫及时招呼我们离开了这间病房，不然我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尴尬下去。15分钟后，我们回到古大夫的办公室。

当着我们的面，古大夫旋开听诊头上的螺丝，拿掉上盖，用镊子从听诊头里捏出一小团紧实的棉花。在那一刻，我们像全被点了穴，一个个目瞪口呆，愣在当场。

古大夫说，今天是你门实习的最后一天，也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合格的只有一个人。古大夫说着用慈爱和鼓励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的脸腾地一下子像着了火，把头低下又急忙抬了起来，不由自主地把胸脯也挺了挺。刚才对自己的质疑，在古大夫和同学面前的羞愧，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从明天起，你们就要自己做大夫了，救死扶伤，人命关天，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是一名医生应有的精神，也是科学的精神，更是对病人负责的精神！医者仁心，半点也马虎不得呀。

古大夫以从未有过的严肃态度，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都深深地低下了头。我也把头低了下去。我知道，我们今天向老师低头，是为了明天不向病魔低头。



夏日倾情(布面油画)

□朱晖

## 真真假假

□陈华



## 你可放心？

□张穹

1  
进大厅门，他看到是童娟娟在值班。

前台案几上有两个人在排队填表。他把手里的打印机耗材放到保安面前，让他们喷酒精，再拿起手机扫台边沿的安康码和行程码，给另一个保安拍照留存。他很熟练地将例行登记的后两道程序先做。

他几乎每天都来这栋大楼一趟。虽然胸前工作牌职务一栏填的是“工程师”，但和大厅里的保安及前台小姐姐们“大宝天天见”，熟悉了，大家都会招呼一句：“来送货啊？”

2  
是，其实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送货和设备维护。

这栋楼是一个大型事业单位的办公楼，楼层分布着各部门、科室。按照标书规定，楼层每个办公室的打印机粉墨用完，抑或出现各种机器问题，他作为供货单位定点工作人员必须随时随到，以最快速度响应，给予配货或故障处理。三十几层楼，几百个办公室、数千台打印机运转，他几乎每天都要来一次，有时两次甚至加夜班。

他之前在单位做仓管。因为负责这栋楼业务的老丁打报告给公司，说自己有哮喘老毛病，每天口罩不离实在有点吃不消，而且常常忍不住咳嗽，不但让客户狐疑惊恐，也影响单位形象。公司售后部开会，他被推荐为接棒人。

主管找他谈话时一连用了好几个“而且”。主管说，你年轻，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整天困仓库里，屈才了。而且你对各型号的产品最熟悉，而且公司也培训过你电脑及打印机的使用和维护，而且你多在外面跑，会接触到更多的美眉，爱的火花说不定就被点燃了……

他也觉得自己是接替老丁的最合适人选。

3  
前面两人填完了表格，轮到他了。表格每一栏的抬头他闭着眼都知道是什么：序号，日期（具体到时、分），姓名，身份证号，现住地，手机号码，访问部门（人），实时体温……再后几项是签名确认、授权人、当班人及备注。他只需填到签名确认就可以，后三项由前台小姐姐们填。他看看前面填好的文字，轻轻笑了。和每次看到的差不多，要么龙飞凤舞，要么仿若天书。

他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也效仿着前面人的笔法写得朦朦胧胧，但写着写着总看得有些碍眼。后来觉

得还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比较好。在单位，同事都夸他的字清爽。他自己清楚，这是逼出来的。刚做仓管时发货，下面县市一处地址的58号，歪成了68号，后来那批货虽然找回，但没挡住客户的投诉。那以后，库房里虽有真空，他便将自己这“臭字”练一练。

童娟娟虽然戴着口罩，可他总觉得她是前台几个女孩们中最惹眼的。有时他看到她的眼神里像飘着什么东西，柔柔的，淡淡的。

他发现，每当童娟娟当班时，表格后三项的填写竟然效仿起他，一笔一画，那么清洁、工整。

偶尔，他心中冒出一些奢想。好在口罩捂住了半张脸，没人看到他心潮涌动的表情。他不善言辞，至今还单着。微信里常有陌生的女性昵称加他好友，他添加过几次，发现多是微商做广告的，后来不熟悉的人他不再接受。

譬如有个昵称“不想长大”，小女孩头像的人已加他两三次，系统提示“对方从电话号码搜索到你的微信”，他点开她（他）的朋友圈，一片空白，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忽略。

4  
这些日子，他晚上都要去三院陪床。在建筑工地做工的父亲从脚手架上摔下，左脚跟粉碎性骨折，晚上离不开人。他曾劝父亲不要再做这么累体力活，可父亲总是笑着说，等还完你的房贷我就换个轻松点的事。

这一天，住院部电梯口，他没想到会遇见童娟娟。虽然都戴着口罩，但掩不住两人的惊讶。后来童娟娟问他有可现金，能不能换五百元留给在这里住院的一位长辈亲戚？因为老人家不会手机收款。童娟娟手机付钱的时候，顺带增加了他的微信。

他才发现，她就是那个被他数次忽略的“不想长大”。

准备打招呼说再见的，童娟娟的电话响了……最后一句，他清晰地听见童娟娟熟练地报出了他的手机号码。随后，他的手机响了。

电话里说，26楼一位领导在加班整理急需文件，彩打机忽然没粉了，打你们公司固话和预留的手机号都没人接，通过我们前台小姑娘联系到送货的你，能不能加班给送一套过来？

他朝父亲的病房望望。童娟娟有些羞涩地笑着说：“我帮你照看一会，等你回来，你可放心？”

一年后，在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他笑着对童娟娟说：这次还是需要我们俩同时签名，来，比一比，看谁的登记更工整、更虔诚？

申鹏下班时，夕阳已经西下了，忙了一天，终于可歇息了。

回家要经过海韵广场，广场上，喜欢运动的大爷大妈晚饭后都出来散步了，还有年轻妈妈推着孩子，车上的婴儿手舞足蹈，开心地笑着。也是，这时候不冷不热不晒，正是户外活动好时光。

天空上飞来一群鸽子，浅蓝的背景下随即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嗡嗡的鸽哨声从申鹏的耳廓飘过。他以最快的速度转移了视线，可身体还是连打几个寒颤，额头都冒汗了。

剩下的路是如何走回家的？申鹏自己说不出口。

推开家门，菜香饭香扑鼻而来，不仅有香，还有暖流，那暖流有穿透人性的柔软，在申鹏心中，家是温暖的港湾，归家的人就如远航的船，有靠岸的安适。

餐桌上有申鹏喜欢的梅菜扣肉，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配上幼嫩的菜干，口感绝

佳，风味独特，最适合下饭。母亲还准备了红烧酿豆腐，外焦里嫩的豆腐撒点小葱，色香味俱全，也是申鹏喜欢的。此外，还有花甲煮金不换，乳白的汤，配上绿色的金不换，十分诱人，堪称补充能量的琼浆玉液。

换上平日，申鹏会吃得大块朵颐，津津有味，可今天却寡淡无味。

看着剩菜剩饭，母亲关爱地问：“儿子，不舒服吗？”申鹏摇摇头，“不，是不饿”。

母亲进厨房收拾了，一边洗刷一边跟申鹏说：“今天丁姨来了，他们家准备要把房子卖了，她孩子考上大学，等着交学费呢。”

“啊！卖房？交学费？那他们住哪？”申鹏发出几个问号。

“她其实也是想看你杨柳有什么法子……买方倒是挺有爱心的，了解丁姨急着卖房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假如丁姨有办法把买方要交的税费省了，他会将省下钱拿出大半资

助孩子读书用……”

申鹏凝神静气听完母亲的话。原来丁姨的孩子如愿考取了美术专业，孩子从小就喜欢画画，是值得好好培养。但丁姨把房子卖了，那她一家怎么办？总得有个安置的地方啊。申鹏不知如何是好，在饭厅里走来走去，美术可是大学里最烧钱的专业之一啊。

母亲接过话题：“是啊，丁姨家本来经济拮据，这样一来压力更大了，儿子，他们家可是我们的大恩人！你问下杨柳的舅舅吧，他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上班，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们。”

申鹏更头痛了，原计划回家好好缓解疲劳的心愿成了泡影。自打下班看到鸽子到现在，他就心烦意乱。事情虽然过去快二十年了，只要想起，仍心有余悸。

高三那年，一天放学回家，天空中飞翔的一群鸽子把申鹏迷醉了，以至完全忽略了迎面

垂下的厚厚帷幕，其缓慢堪比乌龟爬金字塔。终于还是到家了。他深深叹口气，无精打采地按了门铃。

妻子开了门。她的脸像个向日葵，发着光。问他，怎么，今天给领导批评了？他摇摇头，没什么。门在身后关上了，他习惯性地张望一下，孩子呢？妻子高高兴兴地说，今晚跟同学去聚餐了，还没有回来。他勉强开朗的刹那间变成漆黑。为什么不那么浪费？没事去外面乱吃干嘛？转眼间他的头发里酝酿起闪电，眼里腾起了怒火。刚才的不如意一下子就要在这个小借口中爆发出来了。

奇怪的是，妻子一反常态没有惊慌，反而不以为然地瞪了他一眼。怎么，我们孩子期中考进了前十，不应该奖励一下？他一愣。儿子平常可是经常在二三十名间徘徊，难得这么辉煌。他的怒火一下子无影无踪。条件反射地，他向邻居家的方向瞥了一眼，小声问妻子：老陈家的老大跟我们儿子同个班，他考得怎样？妻子摆个胜利的手势说，被你儿子比下去了，也不知老陈知不知道。

他心里的乌云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悠闲地歪在沙发上，用遥控器打开电视，里面播放着《今晚星光灿烂》。

## 桃花开

□施崇伟

钓鱼城三面环水，山似天堑。相传沧海横流的大洪水时代，有巨人立于石上，持长竿垂钓嘉陵江中，得鱼以救民饥。

钓鱼城，是个传说。钓鱼城，也有一段历史。史书说的是战事：宋朝于此筑城，据险要地势而挡住了蒙古大军的铁蹄。蒙哥战死，是此城钓到的一条大鱼。

巍巍城池，气势恢宏。石城之顶，却是平畴千顷。战时驻兵，平时种养，确是一块风水宝地。

刘川江世代居于钓鱼城。先祖搭建草庐，开垦良田，耕种为生。先父亡季农事，闲时下山做点小生意，草庐换瓦舍，日子渐显滋润。到刘川江这代，农事与生意的技能升级，在山上包了大片地，建桃园种桃树，到山下又建了桃片加工厂。这些年来，刘川江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带动钓鱼城的一些钓鱼人吃饱饭、赚了钱。荷包鼓起来的乡亲，不少也洗脚上岸到城里买房，过起了舒坦日子。刘川江却仍住在钓鱼城上，桃林之中的农家小院，自喻为桃园。

川江有个女儿，乡亲们从小叫她刘桃。当桃花园的刘桃出落成桃花闺女时，川江把她送出国留学去了。

钓鱼城再有名，始终是乡下；桃花园是有花有果，终归是农村。又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街坊们传开了一个消息：刘桃回来了。有人从上山的车里看到了她，那个水色、那个洋气，灿若桃花。

刘川东唤回刚毕业的女儿，他要在钓鱼城上建桃源贸易铺，山上村民的小康路还得继续铺，女儿正当出力了。他引进了新品种，建起了生产线，瞄准的市场在欧美，样样都要跟“洋文”打交道。川江吃不消了，女儿在国外学的是生物技术，正好派上用场。

冷寂了好一阵子的钓鱼城又到桃花盛开时，赏花者络绎不绝。好久不回村的“城里人”回来了。种了一辈子桃花的钓鱼城人，心思不在桃花，想看的是当年山里丫头长成花。

大毛已不叫大毛。他从宾利车下来，掸去西服上刚刚飘落的一瓣桃花，递给川江一张印着“毛德雄董事长”的名片。“刘哥！不，不，不，刘叔，不记得我了？”双手拥住

川江，搅得还挺紧，目光却越过刘川江后脑，穿过桃林。

桃林里，丛丛粉白衬着一袭嫩黄。刘桃正在用放大镜观察着花蕊的细部。

农家腊肉，土鸡汤，加上桃花酒，川江和这个从前在他厂里偷了一箱桃片跑省城就再没回来的大毛喝开了。刘桃不喝，静静地听他们聊。

川江需要大毛的投资，毛董事长需要刘桃做秘书。话题不在一个频道，刘桃听起无趣，回地里的了。二人的酒话越说越离谱，醉趴了，宴席散了。

副县长来了，分管外贸的。他早听说了川江的项目，一直没顾上来视察——领导视察，就是支持。这一回，秘书在电话上通知了川江，副县长还带来了支持政策哟。

喝着上等好茶，品味新试产的桃片。副县长口里叫着好，眼睛瞄着一边给茶杯添水的刘桃。这份好感川江是听懂的，也很熟悉，但刘桃瞪了老汉一眼就出了门。川江红着脸对副县长说“考虑考虑”，副县长则青着脸收回了桌上的文件，说着“研究研究”甩门而去。

市区、省城，来客接连不断。昨天送走了一个，今天又来了。一批。花期之后，桃树挂果。可刘桃琢磨的那片从中东引进的新品种，还是只开花、不结果。

刘桃给罗兰发了求助邮件。邮件的结尾，刘桃画了一朵桃花、一面国旗，代替了署名。罗兰是留学时的同学，毕业之后她回国了、而他没有同行，去了以色列，继续果树专业的深造。同窗三年，也仅仅是同学。

钓鱼城归于冷寂，愁煞父女俩。川江醉饮桃花酒，刘桃面上桃花谢。

忽一日，山腰弯道传来车辆轰鸣。刘桃伸长脖子，林子挡住了山道，只看见一汪清流，绕山崖东去。波光粼粼，涟漪阵阵，似有鱼动。

从小货车驾驶室跳下一个年轻人。货厢装得满满，有一口特大号的行李箱。其他的，则是一棵棵枝条，枝条上，有鲜嫩的苞芽，像一只只鱼眼。

刘桃迎了上去，唤了一声：“阿兰！”声音很轻，好像怕惊扰了钓鱼城下大江里的鱼儿。



母与子

□陈珍珍